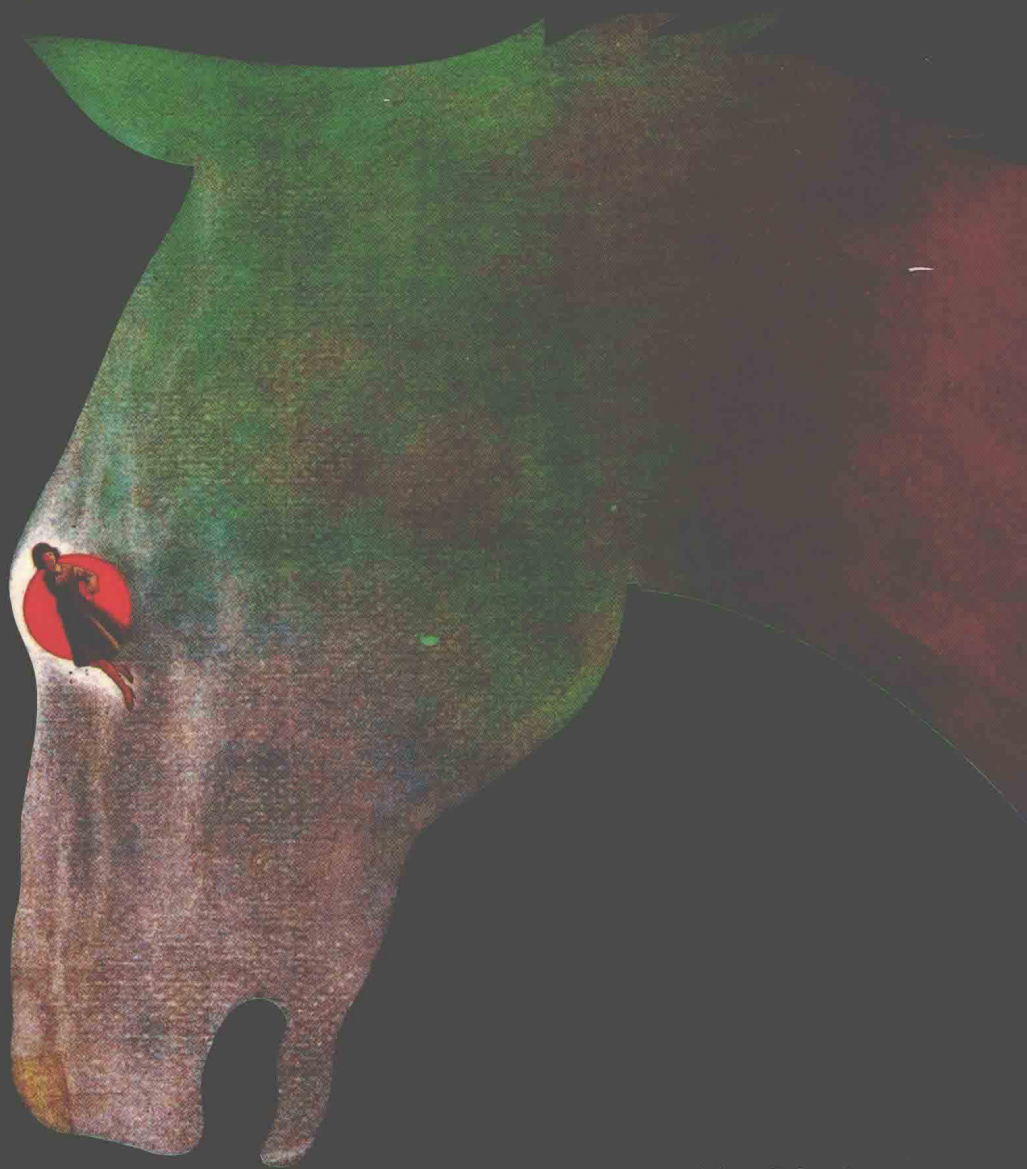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HELEN MacINNES 著·陸宗璇譯

騎一匹死亡馬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一一二六種
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三四

騎一匹死亡馬
RIDE A PALE HORSE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第一版1984

原 著：HELEN MacINNES
譯 者：陸宗璇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郵撥0010426—9帳戶
電 話：7168888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茅及銓
趙爾心·雲 菁·陳昱芊·余國芳
林靜華·林少岩·鍾衍倫·施寄青
湯新華·麥倩宜·姜思娜·謝瑤玲

主 編：余國芳

策 劃：施寄青

美術設計：黃玲玲·李純慧

校 對：曾美珠·劉秋城·鮑秀珍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電 話：7071139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四 月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·盜印必究

本書定價：新臺幣120元 ；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主要人物表

凱倫·茲妮爾——『華盛頓觀察者』月刊的記者。

彼得·布瑞斯托——美國中央情報局高級幹員。

約瑟夫·維塞克——蘇俄特務機構KGB的上校。

門羅——美國中央情報局反洩息戰主管。

休伯特·席里孟——凱倫的上司。

佛列德雷克·寇爾頓——贗品鑑定專家。

山姆·瓦特曼——美國記者，蘇俄情報活動的外圍份子。

我就觀看，見有一匹灰色馬：
騎在馬上的，名字叫作死，
陰府也隨着他。

——啓示錄第六章八小節

1

這房間夠舒適寬敞，但却暗鬱而毫無想像力，就好像一只四面刷着乳色粉牆的盒子，而裏面的東西全是棕色。那些布拉格人在房間裏安置了一些千篇一律的必需品；諸如床鋪、化粧鏡台、桌子、椅子、書桌、一架小型收音機（頻率由國家控制）。也許，這就是他們認為適合於外賓的制式房間。這裏也住着些捷克官員，他們經常在人背後飄來盪去，禮貌地担任起顧問，和引導的工作。

凱倫·寇妮爾停止了她在那棕色地毯上的踱步，倚在窗前。眼界裏是一條環形通道，圍繞着一座花園，猩紅的天竺葵與潔白的秋海棠，相映成趣，再前面便是寬廣的濃蔭大道；景色雖佳，却絲毫驅不散她內心的沮喪，而祇是再度提醒她六天來被監視的生活。

就在那旅社的進口處，整整齊齊排着一排黑色的飛雅特，這些車子專門供應給來訪的新聞人員使用；送他們安全進到布拉格，再送他們安全地離去。車子的駕駛都是些譯員，更兼護衛。一旦來到布

拉格，他們就跟隨在你左右。如果你想在街上散散步，逛逛商店，跟平民聊聊天，他們就跟你走在一起，友好地爲你盡義務。畢竟，你不會說捷克話對不對？在那些安排得密密麻麻的會議、午餐、晚會等等緊湊的程序中你很容易迷失、遲到。現在，這些護衛們，他們已盡責地把車子排好，看來好像是無所事事。

這已經是第六天，會議已經結束。樓下餐廳裏最後的一頓午餐，似乎意味着跟那些代表自由世界新聞界的八名西歐記者，和一名美國記者道別。東歐集團的新聞人員，一共來了四十八名，或許他們將大睡一場，忘了那些湯糰和啤酒的滋味；他們在明後天之內，恐怕不會離開。西歐記者和這位美國記者，正等待檢查人員退還給他們在會議期間所作的筆記，眼睛望着手錶，一面等待，心裏却焦慮得不得了。去他的那些新聞檢查！

凱命離開窗口，心裏想着這些人知不知道人家急着要去趕飛機？現在已將近三點鐘，她要在四點半之前離開旅社，搭機前往維也納。她已收拾好行李袋，現在她希望那些筆記都被收進信封內。那些信封，有一次她曾不經意地遺留在餐廳裏。

其實，筆記裏什麼都沒有，真的沒什麼足以惹怒那些檢查人員的。它們都是以信封爲單位分類，在每個信封的左上角，清晰地註明了內容的主題，十分簡便、省時，而對於資料建立則一無價值。每個信封裏，祇有兩三張筆記；沒什麼事出乎意外，也沒什麼驚人之處，祇是記載些布拉格和平會議中發生的事。

這次會議，她曾花了四天的時間担任採訪。（第五天則是鄉村旅行，訪問一座興旺的農莊，這農

莊是由國家計劃並監管，它與其他農村的貧瘠不足，成為顯明的對比。那裏的農民們正試圖爬登他們一九六八年之前的私有制理想。）和平會議……一般的面孔，一般的講詞。所有的人都希望和平，所有的人都譴責美國。每個人都異口同聲，無比狂熱。除了兩名德國婦女，她們曾極力建議所有的核子武器，都應該由每一個人把它們丟棄。然而她們的慷慨陳詞，却在三分鐘之內沉溺。她們由護衛護送出廳；兩只小小的鵝卵石在深水池塘中失去踪影，祇留下輕聲的嘆息證明她們曾經存在。

然而，凱命心裏想，我並沒有把這段簡短的擲曲，記入筆記，祇是把它們記在腦子裏帶走。而這，也正是所謂的新聞檢查愚蠢之處。它可以塗抹掉你筆記上的記載，可是對於你的心靈，有什麼辦法？

會議——這個耀眼奪目的字眼，嚴肅、仁愛，甚至具有宗教意味。在這次會議中也參加了基督徒，他們與無神論者參和在一起，真可說是十分的寬容。不久之前，那些人們曾譴責宗教是人民的鴉片，被當作爲敵人；人們果真那麼易於遺忘嗎？

於是，新聞人員也受到邀請，他們果然來了，滿懷希望能與一些代表們談談，却發現跟過去一模一樣，祇有極少數的人可以做真正的討論。而這些人都經過特別挑選；不可動搖的意念，狂熱的忠誠，構成一道堅固的牆；面對着這道牆，西方人簡直是無隙可乘。

然而，凱命奉派到這裏的主要任務並不在乎。這位『華盛頓觀察者』月刊的特派記者，受邀來到這裏，有其他的理由。這份雜誌的發行人兼老闆是休伯特·席里孟，他獲得的確定印象是：凱命·寇妮爾獲允與這個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總統本人，做一次獨家訪問。

席里孟是跟駐華盛頓的捷克大使館新聞參事接觸的，參事告訴他，訪問必須絕對慎重；而且對於這次例外的機會，不得發佈任何消息或傳言，不然別的報紙和雜誌，將會跟着到他辦公室來麻煩。事情一直保持緘默，凱命來到布拉格也是以單獨旅行的姿態。

這並不是她第一次的政治訪問：去年曾跟密特朗；在施密特離開辦公室的路上；以及柯爾進入辦公室的半途中，她都曾做過訪問。在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姓名累積之前，她曾經有過七年的時間學習訪問的藝術。起初，在『觀察者』月刊的一個專欄中，她跟許多住在華盛頓的外國人與本國人周旋應對。之後，與國會議員們做簡短訪問，比較長的一次是跟一位州長，之後是跟兩位國會委員會主席做自由交談，再之後是跟最高法院的一位新法官，以及白宮的高級助理。她因此贏得了不少名聲。

是的，席里孟和我，都遵守了諾言，而且我的編輯吉米·布來克——這唯一得聞這次計劃的另一人，也都三緘其口，沒有半點消息從我們口中洩漏。而訪問却如大江東去：沒有任何理由，也沒有半句道歉。這個星期，甚或下個星期，訪問已經完全不可能，席里孟必然是誤會了意思。

倘使果真如此，那麼，這便是席里孟破天荒第一次。他從來沒有誤會過任何大使館默契的邀請，甚至誤解過一項暗示。他會氣得七竅生烟，就像我一樣。而且我還有額外的顧慮：這次任務的失敗，將由於某些原因，某些事故，怪罪到我頭上。諸如我所作的某項評論，表現的某種姿態，使他們懷疑我不是一名適當的訪問者。這些都將成為細小的聲浪，飄進到席里孟的耳鼓。他應該不會相信這些，可是……？

然而我是多麼的小心謹慎；不像東尼·馬可斯，這個『倫敦觀察者』的人，他的一張快嘴，毫無

遮攔。『因此，』第一次見面時，他曾這樣對她說：『你是觀賞人，我是察看人，但我倒是想，我們將是僅有的由牧人照管的兩隻羊。』那時她祇是謹慎地笑笑，什麼話也沒說，他便跟着加上一句：『你有沒有注意到，聚集在西歐人桌上那些傑出耀眼的記者？是否由於這樣，我們才被邀請？來認定這些雜種們的正統性？』他那頗具意味的一瞥，瞟向東歐集團的記者羣。『盡責的一夥人，他們實在並不需要到這裏來。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寫，祇是在公衆發佈的消息上，加上一兩句子。』她再度笑笑，轉過身去假裝尋找法國『新潮』雜誌的杜維福，他們去年曾經在巴黎見過面。

她把行李袋鎖上，準備動身離開。除了那只手提袋，仍舊張開等着她的筆記從檢查人員那裏退還，好塞進去。你真是個胆小鬼，她對自己說；東尼·馬可斯也許會寫一篇反對的文章，但他有勇氣坦白應承他所說的話。而你也會承認這些話。但是，如果昨天給你做那個訪問，今天你便絲毫也興不起滿腔的憤懣，與任何的挑剔。你的自我已經被穿孔、漏氣，碎成片片，攤在你腳前。而關於你的記者生涯呢？當這一巴掌劈在臉上的消息四洩時，對於你的計劃將發生什麼影響？恐怕許多人將張口大笑，許多人將幸災樂禍，嘵嘵不休。

在她的一生中，還沒有到達那種不樹敵的階段，因為她才卅七歲，却把一些人趕在後面；因為她祇是個女人，却獲得不次的擢升。起初，大家都說她的文章是她丈夫寫的——一位成功的小說作家，懂得怎樣把文字組合在一起。可是，她丈夫死了之後，她仍舊寫出她自己的文章，一次又一次，更證實了她的才思。然而成功却帶來了人們對她容貌與體態的非難——她知道怎麼樣去利用它們——混帳！不！她的心在吶喊；容貌與體態更增加了她的困難；有些人立刻會相信你毫無頭腦。

三點鐘了，一切看來茫無頭緒。如果那些信封退不回來，那也許她便將藉着記憶，把她的一些筆記重組，過去她也時常這樣做。記憶仍極鮮明，謝謝老天。

『不要這樣！』她對着鏡台中的影像說：『你快要得妄想症了。不要這樣！』那副灰白的臉色向她回望，點燃起她的好勝心。於是她安靜了下來，把頭上的黑髮稍稍向後梳攏，補補妝，搽點唇膏，端詳着她藍綢襯衫的頸線，試圖從那顏色強調出她雙眸的那種趣味，來平靜自己的心緒。我的筆記，她又想起了，如果沒有退回來，是否就意味着某種懲戒？她甚至不知道怎樣才能進到那些檢查員的辦公室，催促他們加快行動。也許這樣做並不聰明，絕對不聰明，檢查員必定不喜歡被人家推着走，即使是以最禮貌的態度。

電話鈴響了，電話機就放置在床頭櫃上，她連忙把唇膏和粉盒放在袋上，當第二道鈴聲響起，她拿起話筒。

『寇妮爾小姐嗎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我的名字叫維塞克，負責新聞關係。』

他的英語很好，腔調正確。維塞克？負責新聞關係？真正重要的人物通常不顯眼，對不對？（在這個政權裏，不重要的角色，常關到眼前來。）

『寇妮爾小姐？你在聽嗎？』

『是，我在聽。』